

全 新 小

說 版

偉大譯經家

鳩摩羅什

大師傳

作者 ◆ 宣建人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2



作者◆宣建人

鳩摩羅什
大師傳

偉大譯經家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2





偉大的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大師傳／宣建人
作.--二版.--高雄縣大樹鄉：佛光，民85

面；公分.--(佛光史傳叢書；3601)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

ISBN 978-957-543-396-3(平裝)

857.7

85002694

作者 宣建人

出版者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人 慈惠法師(張優理)

地址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

電話 (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一一六八

網址 http://www.fgs.com.tw

劃撥戶名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流通處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〇七)六五六四〇三八〇九

佛光山文教廣場 佛光山文教廣場

滴水書坊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六二〇二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〇二)二九三三七四八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七號 (〇二)二九八四九五三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〇三九)三三〇三三三一二〇九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〇七)二七二八六四九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 (〇七)五五六三三三三一一〇六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

一九八六年五月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版四刷

定價 一五〇元

印刷者

法律顧問

登記證

初版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傳真 (〇七)六五六三五四六
電子信箱 fgs@cd.fgs.org.tw
劃撥帳號 一八八八九四四八

◆草堂寺鳩摩羅什舍利塔



【總序】

佛光與慧燈

白雲

佛教傳入中國近二千年，高僧輩出，法雨霑霖；禪智淨範，流布南北，蔚為中國傳統文化之清流。多少棲心禪理之士，機鋒峻烈，殺活自在；多少受持妙法之僧，廓清心體，刮垢磨光。歷代經籍及《海東高僧傳》中有具體記載者，約一千七百餘人，俱能垂高明於典範，顯聖諦於法界。

可惜古籍艱澀難讀難懂，已與現代人之心靈脫節，由於古文的障礙，歷代高僧之人格光芒漸漸黜黯，佛法意境也慢慢隱晦，現代人普遍缺乏判讀古經籍之學養，即使悉

心諦聽，也難以拂除文言之烏雲，識見高僧行誼，永拔生死根本，戒除貪恚愚癡苦惱的憂患，這是很可惜的！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以歷代高僧之風采再現今世為宗旨，力求現代化、白話化、小說化、真實化，將歷代高僧道範與淨行活潑呈顯，以親切通俗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期望為現代人樹立新的智慧長明燈。

《中國佛教高僧全集》預定出版十二門一百位高僧，完整輝映各宗派及教化上卓有貢獻之歷代僧伽，以白話語彙及小說體裁忠實記傳，成為白話版的現代《高僧傳》，是我繼《佛光大藏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中國佛教百科全書》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第四套大型叢書。希望能將蛛網塵封之高僧行誼再現當代，讓前賢的智慧燈炬普照三千世界迷茫眾生，讓聖僧的佛法光芒照亮九洲大地的黑暗角落！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卷首語】

◆宣建人

一千九百年前，
佛教聖潔的種子播種在中國肥沃的土壤裏，
經過了許多大師們精心的耕耘，
經過時間的培育，深深的植在人們的心田上。
在東晉時候，
西域聖僧鳩摩羅什到了長安，
肩負起承先啓後、繼往開來、弘揚佛教的使命，
翻譯了三百多卷佛經，如一串三百多粒璀璨的念珠。
聖僧鳩摩羅什——

如同一顆光輝四射的大星，永恆的照耀著中國佛教史。

今天，我歌唱：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今天，我頌揚，我讚美，偉大的佛經翻譯家聖僧鳩摩羅什。



【目錄】

【總序】 佛光與慧燈 ◆ 星雲大師

【卷首語】 ◆ 宣建人

- | | | | |
|--------|------|----|-----|
| ● 鳩摩羅什 | 宰相世家 | —— | 一 |
| ● 王妹產子 | 絕食出家 | —— | 一二 |
| ● 羅什拜師 | 日誦千偈 | —— | 二五 |
| ● 羅什登樓 | 博覽羣經 | —— | 三三 |
| ● 喜見推崇 | 修習大乘 | —— | 四四 |
| ● 溫宿收徒 | 母子分別 | —— | 五三 |
| ● 大乘師徒 | 小乘師徒 | —— | 六四 |
| ● 苻堅遣將 | 龜茲迎師 | —— | 七一 |
| ● 呂光稱王 | 什公試譯 | —— | 七九 |
| ● 僧肇拜師 | 隴西接駕 | —— | 九四 |
| ● 書房談經 | 譯出大品 | —— | 一〇四 |
| ● 慧遠函候 | 什公賜偈 | —— | 一一七 |
| ● 師譯大智 | 偈贈法和 | —— | 一二六 |

④	姚著三世	什譯法華	——	一三五
⑤	師撰實相	王贈歌伎	——	一四六
⑥	什公辭世	弟子悲悼	——	一五六
⑦	悼念什師	刻刊全集	——	一六三

【後記】—— 一六九

【再版後記】—— 一七二

【附錄·鳩摩羅什國師年表】—— 一七五



鳩摩羅什 宰相世家

鳩摩羅什，天竺國人。他家世代宰相。他的祖父達多，是現任天竺國宰相，輔佐國王治理國家，造福人民；人民非常愛戴他，歌頌他輝煌的政績。然而時間是永遠不停止的，宰相達多慢慢的老了，視力、精力一天一天的衰退了。如今他遇到像過去那些比較困難複雜的政治上的事務，或是鄰國在邊境上製造一些小糾紛，他處理起來，著實感到相當的吃力了；儘管他的思想是清楚明白的、經驗是老練的，但已不能像當年以明快的手法，政治的藝術，很快的就解決了。於是，他想將這崇高的宰相職位，交給他的兒子鳩摩羅炎①繼任。以他多年

從政的豐富經驗，客觀的觀察兒子的言談舉止，是不是能做一位賢明的宰相，而不至於毀壞他家祖宗的美譽。經過一段很長的時日，他認為兒子鳩摩羅炎能遵循體制處理事務，穩健而賢明，具有宰相的才能。

那天晚上，宰相府邸偌大的廳堂中，四個角落的四隻高高的燈台，燃燒著紅燭，散發出熠熠光華，映照在明潔而稀有的古玩擺飾上，它們互相照射如同一塊璀璨的潔白寶玉。老宰相達多坐在高背椅上，滿頭的銀絲，彷彿一大朵極名貴的盛開的白牡丹花，左手端起中國名貴的磁茶杯，嗅著陣陣的茶香，品嚐著茶味，右手理著下巴頸上長長的雪白鬚鬚，吩咐在侍候他的僕人：

『你去叫鳩摩羅炎來！』

僕人恭敬的答應著：『是，大人！』走出廳堂了。

僕人走進鳩摩羅炎書房，急促的脚步聲音，混合著柔和沉重的語音：

『公子，大人請——』

鳩摩羅炎正在靜心的研讀佛經：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忽然聽到僕人來傳話，父親呼喚他。他擱下經文，跟隨僕人往廳堂走。他邊走邊想，父

親晚上叫他去是問他讀書、還是教他經文，抑或是……。轉過迴廊，鳩摩羅炎看見父親慈祥中微露嚴肅的圓胖臉孔，在燭光映照中紅潤潤的，額上的幾條皺紋在微微的顫動，雪白的頭髮也漾著淡淡的紅光。

『父親。』鳩摩羅炎跨進廳堂，很恭敬的向父親行禮，筆直的站立在離父親三、四尺遠的地方，恭聆父親的訓誨。

『羅炎，你坐。』老宰相看看英俊瀟灑儀表出眾的兒子，從心底漾起了微笑，綻開在臉上，胖手指著對面的椅子說。

父親今晚怎麼這樣親切的待他，不像往日的嚴厲，鳩摩羅炎想不透。也許父親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吩咐他。他在椅子邊緣上坐下，靜靜的聆聽父親說話。

『羅炎，你今年已經二十七歲了。我看你寫的文章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我現在老了，精力不足，記憶力衰退，我也應該退休啦。我想在這兩天內，奏稟國王，將我的宰相職位，由你接替。』老宰相慢慢的說，語氣是分量沉重的。

鳩摩羅炎想，啊！宰相是實際擔負治國平天下的重責大任，他恐怕擔負不起來，萬一有絲毫疏忽，百姓們是會怨恨他的。那時他內心裏雖深深的感到愧疚，也無法彌補已經造成事實的錯誤，想補救也來不及了。

『父親，兒子沒有從政的經驗和閱歷，怎能負起宰相的重責大任。萬一兒子做錯了半點

事情，不僅貽害人民，讓人民咒罵，也會毀壞祖宗和您的美譽！」鳩摩羅炎不敢拒絕父親的命令，繞一個小彎的推辭。

老宰相很欣賞兒子的這幾句話，雖是拒絕的意思，却說得合情合理的正大光明，微笑的說：

「那麼，我雖然退休了，却仍然可以在旁協助你、教導你！憑你的聰明才智，很快就會是一位賢明的宰相。」

父親的教誨，不能違抗的，怎樣才能打消父親想把宰相交給他繼任的心意，聰明的鳩摩羅炎在父親眨眼的片刻間，想出一個辦法，他說：

「父親！兒子不要做宰相，要出家！」

老宰相的心裏很高興兒子立志出家，但宰相職位是他家世襲的官職，不能無人繼承，可是又不能逼著兒子做不願意做的宰相，那會耽誤國家大事的。

「羅炎，你再考慮考慮，明天回答我。」老宰相讓出時間給兒子去思考，怕傷害父子之間的情感。也許兒子經過一夜之間的思想，改變了心意，答應繼承宰相職位呢。

「是。」鳩摩羅炎答應著，向父親行禮，告辭出來。

他想，他既然向父親說過出家。今晚就剃掉頭髮出家，不能等待明天了。

鳩摩羅炎回到書房，趁僕人不在，關上門，他抓起一把鋒利的剪刀把頭髮剪光了。他如

果在天竺國出家，父親會派人尋找他回去，逼他繼任宰相，哪能出家！他只有遠走高飛。

——往哪裏去？

鳩摩羅炎思考好半天，決定去東邊龜茲國^②。

於是，鳩摩羅炎匆忙的收拾幾件衣裳，帶了一點銀兩和幾本經書，裝在一隻布袋子裏，攜帶在身邊。午夜過了，他在馬廐裏騎上他的一匹棕色馬，悄悄的從後門走出了宰相府邸；他摸不清路途，看著天空那顆光芒四射的商星，向前奔馳。

此刻，鳩摩羅炎是愉快的，也帶幾分膽怯的向陌生的龜茲國走，以後怎樣，他不管了。他從此不會做天竺國宰相了，他知道。

騎在馬上，鳩摩羅炎想昨天以前，他是宰相的公子。從今以後，鳩摩羅炎就是一位行腳僧了。龜茲國距離天竺國京師，千里迢迢。一天又一天的向前奔馳，他的馬兒疲倦不堪了，不能行走，他放棄它。不得已，鳩摩羅炎只有肩上夯著行囊步行，走了幾天，他的一雙腳底起了水泡，忍受著疼痛，一拐一拐的翻山越嶺。又走了好多天，腳上的水泡變成了厚厚的繭皮，走到不疼痛了。經過這多天日夜奔跑，鳩摩羅炎人是又瘦又黑了，然而精神是開朗的，心情是輕鬆愉快的。在這長遠的旅途上，山連山、峰連峰，原始森林像一片綠海。常常沒有打尖投宿的處所。他飢餓了，採擷原野樹林上的果實，填飽肚皮。沒有旅店，他不是在山洞裏靠一夜，就是在樹林中躺一夜，等到晨曦塗抹在山峰上，他抖落了昨夜的疲倦繼續前進。

那天鳩摩羅炎在一座山腰間，遇到一隊商旅們趕著五、六匹馱著貨物的牲口，也是向龜茲國方向去的。他跟隨他們一道，向他們講講佛經，感化他們。商旅們也分一點乾糧給他吃。他雙手合十接受了他們的布施供養。謝謝他們的美意。他念一句：

——南無阿彌陀佛！

「施主，那座大山好高，是什麼山？」鳩摩羅炎問滿嘴大鬍子的商人。

「葱嶺。」③那商人看看他說：「和尚，你沒有走過這條路？」

「第一次。過了葱嶺是哪裏？」

「就是龜茲國。再向東走，就是中國。」

「你去過中國？」

「我販賣貨物，去過兩次。」

葱嶺峰上是一片白雪皚皚，晶瑩的光芒刺眼；山腰間是一片青綠，綻開白色的小花，飄散著陣陣葱香。鳩摩羅炎和商販們翻過葱嶺，看到山麓下零零落落的村莊，包裹在一層薄薄的炊煙裏……。

鳩摩羅炎想，那是龜茲國了，問同行的商販？

「是的。」那瘦子回答他。

謝謝他們一路上的照顧，鳩摩羅炎向他們揮揮手道別，直往龜茲國京城走了。